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四十八回 譚紹聞還債留尾欠 夏逢若說媒許親相

話說譚紹聞將孔慧娘殯殮廂房，已過了三日。只見盛宅寶劍來說道：「俺家大爺說了，譚爺近來遭際不幸，在家必是不舒坦，邀往俺宅裡散心。請的還有陪客，今日要演新串的戲。小的隨帶有車來，就請坐上同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既是你大爺費心，我身上有新服不便，待我換個衣帽何如。」王中忽到跟前道：「南鄉里那個買主吳自知，同經紀來交價。還有吳自知兒子。我已讓到軒上。須得大相公與他面言。」譚紹聞即向寶劍兒道：「你只回去。我現有一宗極不得已的事，扯撈住不能脫身。只管開戲，不必候我。」寶劍道：「這事王中哥盡可照應，何必譚爺親理。前日俺家賣了一處當舖宅院，共是七千多銀子，不惟俺大爺不曾與買主見面，就是這幾斗銀子，俺大爺也不曾見面哩。」王中道：「俺家如何比得府上，割絕血產，是一定要親身哩。況大相公有新喪在身，也不便驟近堂戲場兒。」

大相公吩咐一句，叫他回去罷，省得他等著。」譚紹聞果然吩咐寶劍兒回去，自上碧草軒來會吳自知。

到了軒中，吳自知一伙起身為禮，便讓譚紹聞上座。譚紹聞道：「我是主人，那有僭客座之理。」吳自知仍自推讓。經紀道：「坐下罷，咱是客哩。」吳自知方才坐下。王中進來，吳自知又連忙起來讓道：「王哥坐。」王中彎彎腰兒道：「客請坐。」紹聞見吳自知是個村愚，無可與言。」心中又想著盛宅，便出來叫王中，低聲道：「這是那裡一個鄉瓜子，起來欠去的，厭惡人。並不像個財主腔兒，難說他會有銀子麼？」王中道：

「大相公不知，是咱只賣三千兩，所以他只買三頃地、一處宅院。若是要一萬兩萬，他也不費周章哩。南鄉有名大財主吳自知，咱城中許多客商家，行常問他出息揭債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宗交易，你與他成了罷，我實實不能見那個腔兒。我心裡悶，回家去睡睡兒。叫雙慶、德喜您三個過銀子，事完時，只把賣地契拿到家中，我畫個押兒就是。」王中欲再挽留，譚紹聞已自回家中。

王中也自恃心中無他，遂與吳自知成了交易。這些敲天平、立文券之事，不必細述。王中到家，仍自請譚紹聞到了軒上，驗了包封，押了文券。吳自知作別，到了門口旁邊，取了他的糞筐、糞叉，其子背著盛銀子口袋。王中道：「吳大哥太不像了。」吳自知道：「聖人書上說過，萬石君拾糞。」一拱而別。經紀另訂日期清邊界、正基址，這也不必再說。

王中回到軒上，與德喜、雙慶、鄧祥包了三氈包銀，到樓上交王氏收了。王中便說請客還債之事，王氏道：「賣了地土，銀子也叫在家暖暖兒，何必恁急。」王中道：「事不宜遲。銀子在家一天，包內不能長一分一釐，人家賬上會長，管著許多利錢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說的是，目下就寫帖兒。」王中隨著譚紹聞到了軒上，開了書櫃，取出帖兒，譚紹聞寫了，王中即刻抱定護書匣兒，各處投遞。晚間自然預備席面。

到了次日，雙慶、德喜軒上灑掃，揩抹桌椅。傍午時，來的是隆泰號孟嵩齡，吉昌號鄧吉士、景卿雲，當舖宋紹祜，綢緞店丁丹叢，海味舖陸肅瞻，煤炭廠郭懷玉等。此中也有欠揭債的，也有欠借債的，也有欠貨債的，也有請來陪光的。一齊都到了碧草軒。譚紹聞謝了前日光弔，眾客謝了目下叨擾，為禮坐下。孟嵩齡道：「今日譚爺有召，叫小弟輩卻了不恭，領擾自愧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杯酒閒談，聊以敘闊。」鄧吉士道：「當年老太爺在日，就是這樣多情。總之，咱們住在府上馬腳下，竟是常常的托庇洪福。」閒話問，泰和號大債主王經千到了。讓座寒溫已畢，譚紹聞便講還債的話。王經千道：「些須何足掛齒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一千五百兩行息銀子，也就不為些須，怕日久還不到時，日累月多，便未免積重難擊。」王經千道：「譚爺若不講起，小弟也不好啟齒。委實敝財東前日有一封字兒，要兩千兩行李，往北直順德府插一份生意。小弟也盤算到府上這宗銀子，只是一向好相交，不便啟齒，叫譚爺笑我情薄，說這幾兩銀子，值得上門問一聲？」紹聞道：「王二爺好說。弟為這一宗銀子，時常籌畫奉還。昨日棄了一宗薄產，得了千把賣價，今日通請列位，索性兒楚結一番。」當舖宋紹祜道：「少爺今日，只管把王二爺這宗息銀清楚。俺們都是少爺房戶，遲速惟命。」煤炭廠郭懷玉道：「少爺說還債，也是一番好事，爽利把賬目算的一算結了局。一來少爺心淨，二來也不枉少爺今日賜飯。若是礙情阻面，久後累的多了，倒叫少爺吃虧哩。少爺不欠我分毫，我還欠房租八兩，所以我便宜說話。今日爺們來赴席，斷不料有還債的話，賬目必不曾帶來，何妨各著盛價回鋪取去？」綢緞店丁丹叢，海味舖陸肅瞻俱道：

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，少爺既要清楚時，只改日算明數目送過條子來，除了房租，下欠若干，叫少爺隨心酌奪。不完時，再算房租。若像你說的，豈不是顯咱生意人單單只曉得銀錢中用？」

咱們只把王二爺這宗息銀，替算一算，楚結為妙。」景卿雲笑道：「丁爺陸爺所見極高，就是如此罷。」因向王經千道：

「王二爺賬底，想不曾帶來。就差貴價到寶號裡，問伙計們，把譚爺這宗賬抄的來，或把原約捎來。爽快還完時抽了這張揭票，也是快事。」王經千道：「原約我就帶著哩。」孟嵩齡道：「一發更妙。」王經千在腰間紙袋內，掏出來一張揭約，王中早把算盤放在桌上。鄧吉士伸指撥算，算完時說道：「原銀一千五百兩，累年陸續找過息銀九百兩。本銀不動，目下連本帶息，共該二千九百五十兩。王二爺，且說錯也不錯？」王經千道：「一絲兒也不錯的，來時敝伙計也是這樣算的。」孟嵩齡道：

「少爺命取行李來，當面把天平過了。王二爺這宗賬是得過息的，今日既是一剪鉸齊，王二爺想是還有個盛情。」王經千道：

「既是爺台們說，難說我該怎的？我讓十兩。」郭懷玉道：「非是俺的主人家，俺們便這樣向他，十兩未免太少。」王經千道：「叫譚爺說，幾番找息銀，成色、秤頭並沒有足的。敝伙計不依，譚爺曾說過，完賬時並不求讓。這是譚爺親口吩咐過的。」

總是叫弟回店去時，見的伙計們才好。這十兩也就不算少。雖說見了八九百利息，究實時候也太長了，且零零星星，委實誤了敝店裡幾宗大事情。弟受了伙計們埋怨，弟也是說不出來的，只為譚爺一向交好，也暗地裡吃了許多苦。既然眾爺台說，今日一把兒完結，只求譚爺把行李請出來，看後大家再商量。」原來膏梁子弟欠債，是從來不上心的。俗云日月如箭，只到了行息揭票上，這箭還比不得這個快法，轉瞬便隔了年頭。

今譚紹聞得了三千地價，實指望還了王經千，餘剩的並把眾房客的揭借，以及貨物賒價，俱各一齊楚結。王中不識字，也不知少主人欠債究有多少，比不得老主人在日，閻相公賬房，是一清二白的。今日忽聽鄧吉士算明唱出數目，方曉得所售吳自知地價，僅僅只可完王經千一宗。主僕俱各悵然。

紹聞出的碧草軒，叫聲王中，王中跟將出來。到了樓院，紹聞道：「我只說三千銀子，完得各宗賬目還有餘剩，誰知泰和號一宗，除舊日找過息，今日尚有將及三千之數。這卻怎麼處？」王中道：「我所以說賣產還債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這利息債銀，轉眼就是幾倍。如今不如把這大宗銀子索性兒全還了，王相公或讓或不讓，俱是小事，只求一筆勾消。餘下借欠、貨賬，畢竟有房租可以抵消，日後再作區處。這是一定主意。」

紹聞道：「不然。今是通請眾客，原說還債，若叫泰和號一包兒提去，當下臉面不中看。不如各人都叫有些，日後再作區處。」

也不是什麼難事。」王中道：「欠了人家債，休說臉面不好看的話。惟有結了大宗，是正經道理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如今同雙慶、德喜，先拿一千五百兩到軒上，把本銀完訖，本到利止，豈不是好？剩下一千五百兩，看光景酌奪。」王中道：「一定該完了一宗大債。」紹聞道：「不然。」早叫雙慶德喜跟定到樓下，紹聞將銀封數了一半，包在氈包內，令拿到軒上。又吩咐鄧祥去賬房，取了舊日閻相公用的天平架兒，也送到軒上。

紹聞展開氈包，孟嵩齡啟了整封，說：「王爺請看。」王經千搖搖頭兒，說道：「成色不足的很。」鄧吉士道：「當日原銀，弟們也不曾見過，但既是得過息的，也不得大為執一。」

就照這樣敲了罷。豈有棄產價銀，倒還不上息債之理。」遂敲了一千五百兩。還剩幾兩秤餘。王經千道：「這若是算息，還多

五十兩，若是算本，並求一總賜完。」紹聞道：「息是不能完的。俗話說，本到利止。餘下息銀，改日再為湊辦，一次楚結。」王中便插口道：「息銀也是現成的，目下即去搬來，宋爺們一搭兒敲敲罷。」紹聞瞅了一眼說：「那的現成？你不用多言。」王經千是生意歷練之人，那肯把這個主顧，一刀割斷，便道：「餘下一千四百五十兩，既不現成，這樣一個厚交，弟豈肯過為逼勒，情願將原約撤回，另立一紙債券，只求改日如數見賜。」譚紹聞聽說改揭為借，心中早有八分喜歡，說：「承情之甚。」早已自己取了一張紙兒，便寫起借約來。王中吃先時吆喝，一句不敢攙言。譚紹聞寫到中間，王經千攔住筆說道：「也須寫個過後還期，弟好到店中見敝伙計們。」紹聞道：

「五個月。」王經千急口道：「一個月。一個月過期，依舊三分行息。」兩個拿住一管筆，彼此不放。眾人見事不落場，評了三個月為限，過期不還，二分半行息。王經千兀自不依。

眾人語意已有幾分重濁，王經千才放開手。紹聞即如眾人所言寫訖。畫了押，撤了原約，交與借約。王中心中悶悶。

饌已久熟，碟盞上來。譚紹聞盡了主人之禮，眾客遜謝讓座。酣飽閒話，已成人更時候。各鋪裡俱打燈籠來接。還債的話，也不能更說了。王經千自著來人，將銀兩運去。

譚紹聞收了秤餘，吩咐收拾傢伙。主僕事完，各自安寢。

正是：

斬草除根不盡，萌芽依舊潛藏；

莫笑今日養癰，早已剝肉做瘡。

且說譚紹聞賣地得銀，還債不肯盡用，還留下一千五百兩，圖手頭便宜。不知怎的早到夏鼎耳朵裡，偏聽的件件切實，如宗宗見了一般。一日搖搖擺擺，走上碧草軒來。恰紹聞在案上展開詩韻本兒，要查一個冷字的平仄，好對昆班教師講說。夏鼎躬腰一揖，紹聞拋書還禮不迭。夏鼎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紹聞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夏鼎道：「我與你查對了一門好親事，豈非一喜？還不知你怎的承謝我哩。」紹聞笑道：「未必就好。」

夏鼎道：「你先說明白謝儀，我方對你說。那一頭已承許下瓶口順袋兒，你且說你的罷。」紹聞道：「事成自有重謝。你先說是誰家？」夏鼎道：「說成了咱還是親戚哩，我還少不了送飯行饌敬禮兒。原是我的乾妹子，姓姜，婆子家姓魯。」

紹聞道：「那就不用說了，我不娶再醮。對家母先難張口。」夏鼎道：「雖說過了一層門限兒，看著也算是再醮，其實不是再醮。緣魯家這男人，害的童子癆症，看看垂危，氣息奄奄，他家說要喜事衝衝。娶到家未足三日，男人就死了，把這個上得畫的女娃兒，閃的上不上，下不下。他家也覺良心難昧，只等一個讀書人家子弟，等年同輩，情願把舊妝奩陪送。每日曾托家母，家母叫我留心。今日恰好遇著賢弟這個宗兒。我前日奉弔，想說這話，見人客轟轟，不便開口。今日特來說媒，恰好相遇，想是一定該成的。閒話少提，你如欲見，就跟我去相看相看，現在東廬神廟看戲哩。隻眼中見見那個樣范，也算你今生一番奇遇。只怕你一見面，我要不盡心給你說成，你必把我恨死，咱還朋友不成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信我一定該娶寡婦麼？我不去。」夏鼎道：「娶不娶由的你。你去看一看，誰就強撮合麼？你全作看戲散悶兒。」紹聞道：「若說看戲散悶，咱就去走走。」夏鼎道：「你帶上幾兩銀子，我有話說。」紹聞指著腰間瓶口道：「現成的。這是昨日秤餘。誰知賣產業的秤頭，比生意天平大些，一千多銀子，就多出七八兩。」夏鼎笑道：「那是我經過的。」

出的軒來，一路同行。夏鼎再三埋怨，不該往張繩祖家去，紹聞道：「我不聽你的話，幾乎吃了老賈的大虧。」夏鼎道：「程老爺那三十板子，幾乎把這狗爺的打死了。該！該！」

閒敘中間，已到廬神廟門口。進的廟院，戲台上正演《張琪游寺》一出。看戲的人，擠擠挨挨，好不熱鬧。夏逢若附耳向譚紹聞道：「那卷棚東邊，那老者是家母，你是認得的。家母東邊，拴白頭繩的就是此人。」譚紹聞留神一看，果然柳眉杏眼，櫻口桃腮，手中拿著一條汗巾兒，包著瓜子，口中吐瓜子皮兒，眼裡看戲。譚紹聞捏捏夏逢若的手，悄聲說道：「好！」

夏逢若臉望著戲台，笑著道：「何如罷，你說？」又少聽了幾句唱，夏逢若扯定譚紹聞手，說：「你跟我來。」一直上卷棚來。將登階級時節，夏逢若故意高聲道：「譚賢弟，你看看這廟中兩牆上，畫的廬神老爺戰姜子牙的顯功。」這個譚字，是平日有話，叫姜氏聽的意思。二人進廟觀壁上圖畫，廟祝就讓卷棚旁邊吃茶。譚紹聞辭道：「大會事忙，各自照理，不敢起動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渴的要緊，正要吃盅茶兒。」廟祝命小徒弟掇了一盤茶，譚紹聞接茶時，恰值戲台上惠明出來，一聲號頭響，譚紹聞只顧看惠明舞跳身法，錯把熱茶傾了半盞在身上。

口中連說：「失儀，失儀。可惜忘了帶手巾來。」夏逢若早走向女人一邊，叫了一聲：「娘，帶個手巾不曾？譚紹聞賢弟熱茶燒手，把衣服濕了。」那姜氏早已看到眼裡，把汗巾遞與夏鼎的母親，說道：「乾娘，這不是汗巾兒，轉過去。」夏鼎母親接在手裡，又轉遞兩個女娃兒手，夏逢若方才接著，交與譚紹聞，抹去衣上水痕。譚紹聞好不心醉，說道：「這汗巾我污了，改日換一條新的罷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也休把這看做是舊的。」

二人正說打趣的話兒，只聽階砌下石碑邊，一人高聲道：

「好賊狗爺的，看戲徒躁脾，休要太惹人厭了。再遲一會，兩個忘八爺的，也不知該誰肉疼哩。」譚紹聞吃了一驚，向夏逢若道：「不成戲，咱走罷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也罷。這底下也不過是白馬將軍解圍，也沒啥看頭。咱就走。」那石碑邊發話的人，口中兀自不休歇。譚、夏二人，只裝不曾聽見，一拉一扯，走出廟去。

有詩單講婦女看戲，招侮惹羞，個個都是自取。詩曰：

掠鬢勻腮逞豔姿，驢山逐隊賽諸姨；

若教嫖母群相偶，那得有人怒偃師。

又有詩警少年幼學，不可物色少艾，品評嬌娃，恐開浮薄之漸，惹出禍來。詩曰：

邂逅相逢本越秦，為何流盼口津津？

洛神有賦終傳笑，唯許三閭說美人。